

# 时间兽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祖父回国至张掖县金属厂保卫科工作。他干了31年，金属厂倒闭时，他还未到退休年龄，又被分流到县动物园当了9年饲养员。一开始是蓝孔雀，之后陆续饲养过金丝猴、长颈鹿、丹顶鹤、斑羚和西北野驴，在工作生涯的末年，他向组织申请把最珍贵的动物交给他。那是一只来自喜马拉雅山脉的金钱豹。

我上初一那年，张掖县升格为地级市，动物园扩建，次年春夏之交，很多人首次目睹活的虎和狮。同桌陈怡南的父亲是屠夫，他家对面就是动物园，他父亲每天都往家里供应鲜肉，他因此有机会混进去玩。有一天下午我发现他的左脸异常红肿，像突然隆起一片绛紫色山丘，问原因，他也不掩饰，直说中午放学后在动物园撞见虎狮交配，正看得津津有味，被他父亲逮到，狠挨了几巴掌。他并不伤心，说这种场面千载难逢，并邀我放学后回去。

此时祖父住进精神病院已整整十年。精神病院坐落于东大山北麓，树木葱茏，至傍晚，总有松涛吟啸，行于林间，如游荡在浩瀚的汪海，闭眼，能嗅见海浪的每一条波纹都染着松果香和鸟羽潮湿的味道。在这样幽静的地方，祖父也总不见好。家人早就交代，谁都不许在探望时提及往事，但我还是得知了不少关于祖父的故事。

1952年10月14日，上甘岭战役打响。历时43天，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反复激烈争夺，阵地多次失而复得，终于粉碎敌方进攻，取得歼敌2.5万余人，击毁击伤敌机270余架，击毁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的重大胜利。数据是铁，它昭示着志愿军那段鲜血、残酷、荣光与英雄并在的历史。但作为志愿军第十五军的一名普通战士，祖父的生还充满偶然。战役艰难地打到第21天，祖父所在的班再次丢失阵地，全班被围困在一处尖石山坳，眼前每棵断树都嵌进百十颗弹头。因不知真实武力，敌方并未逼近，打一阵歇一阵，但没停火。困守一天后，班长准备带两名战士突围，其中一名是祖父。大家把身上的炒面集中起来，让他们吃饱再上路，谁都知道，突围几乎不会成功。所有人都泪眼汪汪，进行无声诀别。此时，祖父突然感到腹内异常绞痛，瘫软着躺下便再也无法站立，这是老毛病，一朝，这种或为水土不服的病就缠上了他，并在某个毫无征兆的时刻猝然一击。他被马上替换。突围未成功，当晚，全班战士壮烈牺牲，无人存活，除了祖父。后来得知，他们被围时，已有一队志愿军悄悄接近并潜伏敌周伺机发起营救。祖父被战友下身扒出，左胳膊中弹，但未伤及要害。搬运遗体时，替换祖父的那名战友身上滑出一块镀金机械手表。表盘玻璃面沾满血迹，表中央，是一只飒飒奔跑的金钱豹。盘内有细微金粒滚动，祖父观察很久才发现，那是豹身掉落的金钱斑点。

手表被祖父带回张掖，此后他一直佩戴。直到他住进精神病院表被强行摘取时，人们才发现它是逆时针超出正常值迅速旋转的。

导致祖父住进精神病院的是那只金钱豹的逃逃，

在1993年中秋夜。目击者称，豹子系祖父故意放跑。打开铁笼，待豹子走出，祖父双手合十，奇怪地对天空拜了好几拜，似乎在进行某种神秘仪式。那天月光皎洁，他看得格外清楚，豹子先是咬死一只野鸡，之后试图捕食山羊，但正逢大量烟火升空爆炸，可能被惊吓，它敏捷地越上一段灰扑扑的矮墙，迅速消失在白月光下的灌木丛。

对于指控，祖父未提出异议。豹子出逃连续将两人咬伤后被击毙，过了很久，有人在市博物馆见到由它制成的标本。因频繁试图自杀，1993年年末，还没接受审判，祖父就被鉴定为患有臆症而住进精神病院。

受害者家属一直上访，父亲和二叔在各自单位长时间遭冷遇，我上小学后，他们相继停职下海，联手做起图书批发生意，生意做得很大。父亲极少陪我，他仿佛一直追着金钱跑，从小我就听他讲：“时间就是金钱。”

我一直对祖父放走金钱豹的动机耿耿于怀，但探望一无所获。

2012年暮春，祖父溘然长逝于一个寂静的午后。去世前，他有“回光返照”，思维清晰但焦躁不安，一直索要那只镀金手表，拿到后将其搂在怀中止不住嚎啕，也是在大哭中咽下最后一口呼吸。

手表毫无意外地落入我手。因是遗物，我并未佩戴。今年，我和妻子再次因疫情居家办公，闲来打扫，她在床底一个黄色饼干盒中发现了已停止走动的它。她说是纯正的意大利货，价格不菲。我首次讲出祖父的故事。听完，她一脸震惊，走进书房拿出一篇样稿。她是本埠一家杂志的编辑，样稿正是即将上市的杂志上的文章，不长，题目叫《金钱豹》：

“在人类历史上出现过这样一个奇妙的时刻，一只金钱豹在月光下的丘陵上奔跑，它身上的图案突然全部变成金币哗啦啦地往下掉。金钱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它只能惊慌失措地往前跑，最后消失在月光下的森林深处。又过了一会儿，月光下万籁俱寂，有一个巫师从趴着到站直，然后慢悠悠地沿着金钱豹刚



## 主题写作——步履不停

### 路 越



轻时在山边小解，呼啦啦地冲开一块土方。一道幻影般的光芒令他双眼眩晕。就这样，他发现了这里的第一块水晶石。一座座无言的山脉，终于向人们袒露它那晶莹剔透的内在。自那时起，这个贫瘠的村子决定放弃农耕，投身采矿业。几十年来，山脉被挖得千疮百孔。董爷从娘胎的黑暗中走出来，长大后又转身走入矿洞的黑暗，而这两者之间炽热苍白的双翅，宛如他梦中闪亮的一瞥。

在大规模开采之前，作为第一个发现水晶石的人，董爷的祖父私存了大量上等的水晶石。我们以为，这样一个最初的发现者理应金银满屋，然而，他们一家安身于采矿业，却过着艰苦的生活，那些上等的水晶石也从未出售过，最终作为遗产由董爷继承。他们祖孙三代所沉迷的或许是美丽的水晶石本身吧？

失去双腿后，董爷有了更多的时间，也一定是厌倦了在矿山苦干的日子，开始幻想外面世界的模样。但要离开矿村，山路崎岖，必须翻山越岭，即使修建了运输用的公路，依然无法克服天然的险峻地势。我见过别人从董爷那儿得到的水晶石像，造型奇特，是我们从未见过的动植物。直到一些远行的人把他亲手雕刻的水晶石像装进行李箱中，这样一来，他也等同随着石像抵达了遥远的地方。水晶是他一生的事业，是他安身于黑暗中的心灵。董爷的水晶石像可以卖出一个好价钱，人们为了帮助他而带上沉重的石头远行，从来不是一件苦差事。但董爷真的能通过水晶看到外面的世界吗？我曾以为，他用昂贵的水晶换来的终究只是一种幻想，还不如把水晶卖了换钱，搬到城里定居呢。

有几个干燥的夜晚，仿佛大地惊雷，山脉的方向传来轰然坍塌的巨响。那是一些废弃的矿洞，在寂静的夜里湮灭。巡查人吹起尖锐的哨声，这也是他们的职责所在，要确保矿洞坍塌时里面没有偷采矿石的人。我从窗口望出去，月色下的矿山升起浓重的烟土，如一道狼烟。我心中有些不安，有些紧迫。如果偷采矿石的营生无法维持下去，我想我会尝试到乡里申请当一个巡查人，领取一份维持温饱的薪水。可离开矿村的想法仍日夜浮现在我的心头。在一个阳光无比苍白眩目的日子，我终于决定到老矿工那儿去。

在炙热的石路上走着，我浑身着火似的冒着热

才跑动的路径，开始掉落落在草丛中的金币。这个巫师的名字，没有人知道。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这件事出现在金钱豹和金同时存在的宇宙中，而且这个巫师一定洞悉了符号和存在之间的关系。他不仅看出金钱豹身上的图案和金币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还用某种秘术，穿透这种相似的形式，完成了物与物之间隐秘的转换。对人类而言，在任何时候回头看，那都是一个神性十足的夜晚。”

作者叫刘按，我未听说过。我难以置信，问父亲，手表快速倒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他也不知道。

妻子说，祖父应该和巫师一样，在某一时刻洞悉了金钱和时间的关系，毕竟某些时候，“时间就是金钱”，是可逆的。

“所以祖父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时光倒流，为什么？”“可能对战友的牺牲抱有无法弥补的愧疚。”

那只手表，我找修表师傅恢复了原貌。我鼓起勇气去市博物馆看那只豹子，灯光下，它栩栩如生，离活着仿佛只差一口呼吸。当亮出腕上的镀金手表时，我明显心跳加速，并期待奇迹，指针滴答滴答，步履不停，但神性十足的事并未发生。

2002年那个黄昏，我随陈怡南进入动物园后始终没等到老虎交配，我提出去看金钱豹，路过小卖部，为了弥补，他请我吃雪糕。到金钱豹笼前，我们远远看见他父亲举着巴掌逼近。一口吞下雪糕，他向我暗中使个眼色，立刻蹲下喊肚子疼，因此逃过一劫。金钱豹一直潜伏于与豹笼连接的黑洞中，那天，除了游客或因折福扔进豹笼的一地金钱，像食物，我再什么也没看到。



气，这样走进董爷的房子，好像一下子进入冰冷地窖。这里随处是雕刻水晶时打磨掉的边角料，鞋底踩上去吱嘎作响。董爷正在端详一块表面粗糙的水晶石。

“你终于来了。”他把水晶放到眼前，透过水晶裂隙看着我。

“你知道我要来？”我问。“这里每个人都会来一趟。”董爷说。“但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走。”我回答。

“你再不决定，这最后一块水晶就是别人的了。”董爷把水晶递给我，我犹豫，没接。水晶还没经过打磨雕刻，表面覆盖着红土，但看得出来，如果把红土洗掉，这是一块成色绝佳的水晶。

“你不刻点儿什么吗？我想要一只猛犸！”我毫不知耻地提出要求，却又质疑道：“你是怎么刻出那些动物的呢？你根本没试过吧！”

“哦……那不是我的记忆呢，是大地的记忆。我在矿洞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天一睡觉，大地就开始给我托梦。”董爷的眼睛似乎在发光，“我只是替大地说出它想说的话。人们不该忘记那些曾经存在于世的绝美事物。现在男女老少都要走了，以后这里就是一个没人记得的村子。”

“可是，你不是也想走吗？”我反问他。“谁说的？我送他们水晶，是想让他们卖掉换车马费吗？不，我希望他们回来，希望他们记得，这片土地曾给过他们水晶一样的美梦。”董爷这时又把水晶递给我。

我依然站着不动。他挪动身子，从椅子上爬下来。他没有双腿，而且由于长期采矿，驼了背，爬起来像一只蜗牛，仿佛什么可怕的命运正在爬向我，我甚至没有勇气去扶他。他爬到我跟前，颤巍巍地举起水晶。

这一次我接过了水晶。水晶沉甸甸的，一股冰凉的气息冻住了我的手指，手指跟它粘在一起似的，分不开，我就这样捧着最后一块水晶，走出门，走到恍如燃烧着白焰的天地下，隐隐觉得自己这次非走不可。我心想，董爷要人们带着昂贵的水晶远走他乡，却又以卑鄙地在考验他们呢。

离开矿村的那天深夜，我站在山梁上，远远看见一只巨大的蜗牛，缓缓地爬过尖锐的石路，爬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后来人们再也未见董爷，却在一个明亮的清晨，发现其中一个矿洞神奇地冒出了晶莹剔透的水晶。远游者纷纷归来，废弃的矿洞也因此重启了长达多年的采矿“全盛期”，美丽的水晶被一点一点运到全世界去。但我没有再回到矿村。我远游不同的城市，每次在别的城市看见那些像眼睛一样，被水洗了一遍又一遍的水晶，就会想起那个夜晚，董爷透过一块未经打磨的水晶凝视我。而如今，我也透过一块自那天夜晚之后就一直覆盖着红土的原始水晶，凝视他那颗不停闪耀的古老心灵。



送葬队伍从鄯县东面来，往野区西面去。包括卢桂芳父母两旁至亲一行加上乐师和风水师在内，他们从上午巳时出发，已经走了很久。

起初卢桂芳的姐姐卢丽预定好了出丧的礼仪车队，母亲潘氏觉得用车队过于现代化，闻不到人情味。姐姐说新世纪以来城里人家早就时兴用车队了，人的葬礼就这一次，总归要体体面面地办，能花钱的地方自然省不了。母亲坚持要改为全程步行，按老式葬礼办，亲友红包多随些，姐姐最终妥协了，觉得无非多花些时间，让爸爸再看这人，就是累了随行的亲戚。母亲说亲戚哪里要紧的啦，这么多年我们家也没去过亲戚什么。

卢丽抱着爸爸的骨灰盒，从身后拍卢桂芳的肩膀说：“依仗要回头，萨宁叫依依也仗要回头。”接着又说，“记得看前头的桥，我们要过桥了，硬币准备好了，看到水就往里头丢三个硬币。”

卢桂芳一直在抬头看天，她哪里敢回头。还只是秋末，北方来的野鸟群就盘踞在这里了，那野鸟群叫声惊恐，笼罩在送葬队伍头顶的天穹。步入这片野区，只要鸣锣的乐声一起，那野鸟群就齐声高唤，像迎客的又像送客的，时远时近，向卢桂芳目力尽头的山峰那边荡开去。

这片野区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松垮垮的柏油路从城区那边修过来，连接路尽头的四五个农村，靠近城区的路段两边没田，更没房子。乱石堆东一摆西一摆，叠成尖塔形，像生长在土里的上了年纪的坟头。偶尔还能看到几个小水沟，长满了虫豸。十年前这里是这样，十年后还是这样。

小时候卢桂芳的家还没搬到城区，就住在城边的敏河村，每天沿着柏油路步行半个钟头，穿过野地去城里上学。那时这里还没北方来的大鸟，都是人，那时人们不开车，都走路。现在，城区的另外一头凿了新山洞，修了高架桥和高速公路，城里人都往那边过，小汽车，摩托车。村里人也往那边过，小汽车，三轮车，自行车，大家都说走高速有派头。高速路边还修了三轮车道和自行车道，村里人可乐意，天天夸好政策是深入人心的。

后来，敏河村拆迁，卢桂芳家按户头分了笔大钱，他们再没来过这儿。紧接着，敏河村相邻的武村、清水村都拆了，这片野地的面积越扩越大。现在，卢桂芳第一次意识到，野区这样赤裸，这种赤裸让她感觉到疼。

卢丽的声音把卢桂芳的目光从野鸟群那儿拉回来。

“哦哦，吾晓得的。”卢桂芳一手捧着父亲的遗像，另一只手紧张地往口袋里掏硬币。

今朝天没亮透，卢桂芳就起来了。按浙东小地方人的习俗，卯时过后家里就要来人，楼下候场的乐队唢呐声一响，气氛就造上来。辰时，卢桂芳要把前几天用锡箔纸折的五千只金元宝和一电饭锅煮熟搬到楼下。姐姐卯时一过就下楼等出殡的乐师来交代后续的送葬仪式。

第一缕曙光出现，亲戚们就陆续抵达了。他们套上白衣，准备就绪。哭丧的、放鞭炮的、撒纸钱的在前头引路。姐夫算孝子，一路撑黑伞护送爸爸的骨灰盒。姐姐一边走一边喊“阿拉亲家爸”。不同种类的哭声传进卢桂芳耳朵，她却怎么也哭不出。

硬币凑单不凑双，风水师父交代过的卢桂芳都记下了。卢丽拍她肩膀，她迅速把三个硬币丢进桥下的水里。卢丽大声喊，“阿拉爸啊，买路钱帮依付掉了，依好好走哇”。卢桂芳本也要跟着喊的，不知道为什么她一个字都说不出，奇怪，最该悲痛的时候，她一个字都说不出。

“不要停，看到什么都不要停的晓得伐！”领头的在前面喊。太阳越升越高，卢桂芳没精打采地走，她真希望天上的大鸟来抓她，带她到更远的地方去。

队伍又走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前方十里远的地方过来一群羊，赶羊的是个中年女人，迎头撞上送葬的队伍，那个女人大喊了一声“见棺发财”，准备招呼羊群掉头去。那些羊七零八落，有几只跑到了柏油路边的荒地里，见地上没什么可啃，它们就咩咩叫，赶羊女人挥着小鞭子，急得像从没放过羊。

“哪能回事啦前头，”领头放炮仗的说，“怎么会有羊往这个方向来。”

“不要停，看到什么都不要停的晓得伐！”领头放炮仗的又说。他看到羊，不敢再点炮，让大家慢慢地走，万一吓到羊，往队伍里扎进来，就麻烦了。

卢桂芳看了眼羊群，又看了眼远山。她问领头的什么时候到墓地，领头的说，半个钟头就到了，到山的阳面去就到了，墓园那边有新鲜空气。

卢桂芳想起十多天前，爸爸还没去世，她还没回老家。那会儿她驮着一堆新鲜的干草料，站在越南北部河内市区国家图书馆门口，也是这样一下午，她看到一群运羊的游街队伍从河内黄金太阳宫酒店往西南方向去，经过百货商场，再往东到河内大教堂时，与从东北方向来的另外一支运羊游街队伍汇合。那个时候，两辆运羊的大卡车和几十名护羊人，在大教堂门口的窄街一路敲锣打鼓，往越南国家图书馆的方向走过来。她就是在那个时候收到爸爸病危的消息的。

干草驮巴巴的，太阳明晃晃的，卢桂芳站在人群里看羊，羊，越来越近了。从老越运过来的五百头山羊交接仪式在河内市政广场举行。这让她想起自家死去的羊。

再回到一个月前吧。也是一天下午，卢桂芳照旧驮着一堆干草料从城里回她河内城郊的家。那时，她的男人陈五明就坐在院子外面的空地上抽烟等她。卢桂芳驮着那堆准备喂羊的干草料从远处走过来。

卢桂芳问他怎么坐在这里，陈五明说羊场的羊都死了。卢桂芳去看羊圈里的羊，确实都死了。陈五明说羊是中毒死的，羊吃了上午喂的草料就死了。卢桂芳想不通，羊怎么就死了。陈五明说要赶紧把羊送去更远的郊外动物尸体焚化场集体焚化。卢桂芳舍不得，但她没办法。

羊是被陈五明运去焚烧厂的。具体怎么烧的，卢桂芳不晓得，她只知道羊死了。一个月过去了，卢桂芳仍然在坚持运干草料。

卢桂芳站在那儿，将三轮车里的干草料轻轻压服。她在看领导们握手，手机突然传来讯息声，是爸爸的视频。爸爸躺在病床上，张着嘴大口呼吸，两瓣嘴唇往口中深陷进去，从外面往里看，爸爸的喉咙黑乎乎的，像一个巨大的深渊。爸爸的呼吸声高高低低像潮水一样涨落，姐姐说爸爸已经出现潮式呼吸，可能熬不过第二天。

卢桂芳盯着手机里爸爸的视频看了很久，爸爸睁着眼睛，眼眶里不知是水还是眼泪。眼眶里的水当然就是眼泪啊，卢桂芳这样想，然后摸了摸手机屏幕上爸爸的脸。

爸爸没有说话，他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看着卢桂芳，用力地呼吸。卢桂芳忘记那天她是怎么回家的了，她只记得回去的时候她把三轮车丢在了离家不远的地方。家里没有活羊了，她还坚持去城北运草料，就像陈五明坚持每天定期清理羊场。

卢桂芳见到陈五明，说从今后她再也不去城北运草料了。卢桂芳想把爸爸的视频拿给陈五明看，她觉得还是算了，她不希望陈五明看到爸爸这样脆弱的时候。

“哦”，陈五明应了一声，抬起头看她，他正在洗脸，凉水披挂在他的颊骨上，向地面滑下来。

“我爸爸快不行了，”卢桂芳说。陈五明呆呆地看着卢桂芳，好像在听一个陌生人说话。卢桂芳很快买了机票，等她到家时，爸爸已经在她来的途中去世了。

山的阳面还没到，墓园的空气有香味吗？引路的刚才说了，没有活人的地方，空气会很香。卢桂芳一边走一边想，亲戚们还在她的身后传出断断续续的哭声。天上的野鸟还在飞，体型像大雁，还有几只小型林栖鸟类，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所有的鸟都往山那边飞，所有的鸟都渴望墓园那边的新鲜空气。

送葬的队伍不知道还要走多久。多么漫长的路程呀，卢桂芳对着空气轻轻地说。

# 野区无人

### 张晚禾

